



23

類函 六六



百三十五政術

百三十六政術

百三

427
66



門 4 3
卷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諸山田一人
棹君以贈
所貯以贈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政術部十四

漕運

海運同載

漕運一

海運同載

增玉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原管子曰粟行三百

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

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食

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

糴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紬銓三百里

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

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

增文獻通考東萊呂

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

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玉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達濟揚達泗荆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委積薪芻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而無轉輸之勞唯職內待邦之移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餽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

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玉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船漕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

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
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
京師陳蔡之粟自閔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
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
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
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
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
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文獻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
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
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
羨財以供侈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儲積空轉般無用
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從東南直
達京師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
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
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

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為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邵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灾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為裒益及支變為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于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

船海運用遮洋裏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則總六軍出則為大帥轄漕綱運

漕運二 海運同載

原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

輓粟謂引車起於黃腠直瑞反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黃腠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

東牟郡縣琅邪今高密琅邪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

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

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

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鎗道數

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
 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
 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
 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
 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
 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
 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
 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
 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能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
 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
蒲坂今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壩而緣
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河邊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
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極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
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
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商度也功利得幸於上五鳳
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今為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
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
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灾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
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
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

政術部 甘盤貢初卷一百三十五 漕運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塢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皆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

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紫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

政術部

開監類函卷二百二十五

漕運

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
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造船一艘計舉
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
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
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
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
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
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
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

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
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使為關彼
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
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
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
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
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
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
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
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

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
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垂越別更量裁尚書
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
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
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
音桓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
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
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
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
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閒月

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
廣一爾輒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
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
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
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
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
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
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
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

政術部

漕運

漕運

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嶂
崦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笮頭山語訛亦曰沂屯即笮崦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
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
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
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
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
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
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
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

三州

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邠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

置募運米丁又於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衛陝華並今郡

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
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
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
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
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
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
萬衆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管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

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闢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

政術部

開元十八年

漕運

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
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桓崖倉太原倉永豐倉
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
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
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
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
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
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
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

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
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
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
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
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
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
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
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
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
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

政術部

崇鑑類知卷二百三十五

漕運

七

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翼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桓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關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

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

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

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霸產二水會於漕渠每憂

大雨輒皆填於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

石入關增劉晏為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十斛

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

襄漢麻象竹篠為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

未十年人人習河陰險孔代宗大曆末李芄為陳州刺

史開陳穎路以通漕輓冊府元龜李泌貞元九年拜陝虢觀

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鑿漕王播長慶初浚

政術部

開鑿通河卷之三十五

漕運

七里港以便漕海敬宗寶曆二年勅太倉廣運潭宜却
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
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
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
輓之勞轅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
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
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
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
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

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

是之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按此為海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

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

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

糧一轉帝然之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

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

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三年五月

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

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冊府

元龜 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冊府元龜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時遣牙將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

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可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玉海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浙荆湖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灾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年額馬料三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輓令般粳米年退錢一項充

糴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簡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棟剩負租稅視凶穰弛
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
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讀奏於上前晝
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啟
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玉海神宗熙寧七年
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
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
可運之河朝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
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文獻通考紹興二年罷

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
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汴流捐運以贍
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玉海遼聖宗太平
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
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
嘉以快眾忿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開通惠
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道昌平縣白浮邨神仙泉過雙
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
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
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

政術部

漕運

漕運

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
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
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
瑄之請併四府四萬戶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
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
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
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
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
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

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
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
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泰
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
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
飢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順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
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
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糧壞
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司八

政術部

洪興朝卷一百三十五

漕運

六

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
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
運糧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運至跌坡上別以
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
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
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
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
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僨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
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隸蘇松常

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徐
州倉交收山東兗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
東稅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
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
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
宣德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
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
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

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脚米又給以洪舖盤剥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為兌運也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為長運也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

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千艘萬槳可保無虞事下戶部戶部以為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剥一議回貨一崇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

續文獻通考

漕運三 海運同載

政術部

漕運

漕運

五節 兩遞 王海曰武德八年姜行本於隴州開五
 路分八遞天寶九載河南通運又曰景雲中陸運北
 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
 橋為石堰 燒石 鑿棧 玉海曰虞詡傳羌寇武都
 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五致一
 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驛數十里中皆燒
 石翦木開漕船道又曰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鑿三
 門山為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大匠楊 通軌道 減
 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 通軌道 減
 運錢 孔帖曰崔湜言南可引丹水東漕至商州自
 使 唐書曰齊澣遷潤州刺史北距瓜步沙尾紆漕
 六十里舟多沈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
 場子歲無覆舟 借一人 支三石 帝時頗有軍糧
 減運錢數十萬 借一人 支三石 帝時頗有軍糧
 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

行糧每負名不分 通大舟 開故渠 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引
 遠近俱支三石 通大舟 開故渠 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引
 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檄兗海鄆曹
 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
 遠乃自究開首山故渠自黃縣抵青丘師人大濟
 歛賑民 鄧晨給軍 王海曰建武八年隴西民流傾倉廩轉
 為常山守遣委輸給軍不絕 鄧晨 劉晏歲輸 伊慎屯
 擊唐書劉晏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
 盡得其利病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送東渭
 橋至勤勞曰脚朕鄧侯也 又伊慎傳包信轉東南財
 糧至勤勞曰脚朕鄧侯也 又伊慎傳包信轉東南財
 息民 漢書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轉漕給軍鄂千秋
 中給食不之 文獻通考曰漢承相諸葛亮勸農講武
 作木牛流馬連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
 政術部 漢書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轉漕給軍鄂千秋

年而後 高層注米 輕舸饋糧 州刺史曰姜師度為陸

運所奏轉 又曰孫儒圍楊行密宣州凡五月不濟臺濠

作魯陽五 壘柁輕舸 自雍及絳 穿邗入淮 秦輸粟

饋糧故行 密兵不困 又曰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 城穿溝東北 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也 百里風趨 萬雷雲連 舳舻順流而行 風趨雲

駛百里 瞬息萬里 萬雷雲連 舳舻順流而行 風趨雲

裴休著新法 賈魯建總治 唐書裴休傳太和後歲漕

居三年 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下詳第二條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 册府元龜曰肅宗時

淮山南東道 轉運租庸鹽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 中外

艱食晏受命 以轉輸為已任 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賈

誦復名官 室弘羊 重興功利 敢不悉力 以答所知 自此

每歲運米 數千萬石 以濟關中 又曰韓滉為鎮海軍

節度使 加江淮轉運使 令專督運務 貞元元年 德宗詔

曰韓滉 勵精勤職 夙夜在公 漕輓資儲 千里相繼 可封

公 晉國 漕運四 海運同載 宣伯錡荀首 又云荀首

增 陳鄭共糧 出陳鄭共糧 宣伯錡荀首 又云荀首

之 丁女轉輸 祿鑿渠運糧 屠睢將樓船之士 攻越使監

河渭漕輓 天下 史記云 婁敬說帝 都關中 張良曰

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 西給 開鑿利船 漕海

京師諸侯 有變順 沛而下 足以委輸 在唐之世 開三門山

鑿廣運 潭或利 船漕或資 田海著 在史册 炳炳如丹

水災止漕 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 閔百姓未贍 前年

政術部 漕運 漕運 漕運

漕運五

增詩宋劉攽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霜寒畧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脫 元熊鈇上致用院論海舶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憚來遠邊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

江海治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

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軍賴神速戮力障頽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重舉衆日費千金并尅敵務因一作給糧足邊資力畊矧

茲淮甸間沃野富吳荆草萊日加闢餽饗歲彌增勿使土遺利坐令儲侍贏東南力可紓根本計非輕 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

度漫郵趕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痺股腓負重傷背脊
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
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秦海歌曰大星輝煌
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
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
柁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
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豪雄
既鏟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
田租頻年賜縑絹太倉積陳紅園府錢朽貫是時江南
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竈胡為倚東吳

轉餉給豐饒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
尾乘利便扼吭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
競攀援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為殿幽風重稼穡王業丘
山奠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畊而十食何以奉征
繕

增賦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
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
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
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
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增詔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真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舳舻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循茲事遂廢吏緣為蠹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年額赴真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撥裏河鹽糧綱往諸路

增策唐衛弘敏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

增奏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吝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亦入不敷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待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

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增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
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
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
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
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
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
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牖之停留
船艙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
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

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難苦萬狀有如
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
大學衍義補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人反藉以厲民也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為中準以宦者為令丞晉少府有平準令丞唐因之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

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又曰按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謂三人相保則給也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又曰按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絀縮而已息惡從出蓋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縮一疋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息矣又曰按折帛始建炎初詳第二條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

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取

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

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
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
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充荆河之漆絲絺紵養
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
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
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
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
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隆
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
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關門擅市則百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
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
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

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
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
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
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
餘而拯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
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
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
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謂人以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
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
錢者一旬之月樂語有五均樂語五均事按其文天子
出息五百也
取諸侯之士以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
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
傳記各有幹焉管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
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
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
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
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政術部

開鑿類編卷二百三十一

均輸

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同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除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

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名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也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為食穀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音仰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漢

政術部 均輸

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
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和賦并雇運之直官
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
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
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增唐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
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僦欺之弊海玉宋真宗大
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
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

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
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
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贖善
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
林學士呂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
易害民布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
易之虐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褫職而市
易如故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金銀
為抵無抵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

政府部

增監類編卷一百三十六

均輸

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者減其息無抵徒相保者不復給哲宗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徽宗政和元年詔罷市利錢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絀縮歲為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孝宗淳熙元年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理宗嘉祐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值計之什不得

二三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為姦望申嚴禁從之

續文獻通考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

母至抑配貧民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

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

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

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 續文

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

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

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 續文

考 均輸

政術部 均輸

均輸三 平準同載

原弘羊稍置

張林請立

桑弘羊為大農丞置均輸通

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

官有利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

議比賈賜均輸置平準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

販而止 作法於貪其救何救 以義為利

列肆使食稅終身 則人不貧 昔邊鄙或聳猶假贍軍 今役車其休豈

資興利 興權筦之利誠欲豐財 蓄聚斂之臣則為

傷義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 比於賈販張林

沮計於朱暉

均輸四 市易和買同載

原籠貨

委輸

輸販

權販

增所在市易

杜氏通

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

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

布揚州出錢十九萬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

市羅州米胡麻荆州五百萬絲綿布米大麥江州五

米大市豆大麥胡麻荆州二百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

五州五萬西荆州二萬八千南兖州二百五十萬

均輸五

增詩宋張耒糴官粟詩曰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

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并閉困廩一粒不肯分伺待

官粟空騰價邀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紜擾擾田

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

政制

均輸

間生民常苦辛

增書宋蘇軾上神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緒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糴粟也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

政術部

增補通考卷一百三十六

平糴

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玉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又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

出景中丞不知乃古法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提舉官使掌其政文獻通考曰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隨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

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

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又曰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雖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即積秋國穀去叁之一去減也若下令

政術部

管子卷之六

平糴

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一其穀價而收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於

下今收糴也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拾一中熟

中熟為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

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

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

收其穀人既無幣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

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

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則彼諸侯

之穀十五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東流謂嚴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彼重

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

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

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

甚貴傷人此人謂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

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

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

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

政術部

尚監類內卷二百三十六

平糶

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
 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
 十少四百五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者
 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
 為糴三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
 舍糴二也而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
 糴一也謂之中分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
 三分之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大饑三十石以此推之大

小中饑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
 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
 出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
 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
 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
 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
 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後漢明帝永
 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
 政術部

政術部

常平糴

平糴

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
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
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
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
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
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
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
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

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
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
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後魏孝莊
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
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糶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
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
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積
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

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為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

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

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

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

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

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 後

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

其餘以待凶歲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

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

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

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

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

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

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

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待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

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疑作

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

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

政術部

洪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平糶

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
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
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
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
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
旱凶灾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
今喪亂之後戶口彫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
纔供當年若遇凶灾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
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
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
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
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
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
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外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
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
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

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
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
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
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
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
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
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
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代宗大曆八年京師
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
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

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糴以利關
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
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能行輕重之
法也今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
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斛疋段絲麻等常俟
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
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
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 冊府元龜
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

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價也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

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

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
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
資治通鑑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
秦每年江淮合運糶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
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糶遞年貯備從之冊府元龜制京畿舊
穀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
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文獻通考七年戶部侍
郎盧坦奏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
陽委本道著判官和糶各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
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寶曆元年勅度支於兩畿及

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糶折糶粟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
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勅
曰數年江淮頗為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為
傷農是開和糶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
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
罪所司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
歲或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
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貧民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
抵江淮給以茶鹽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不得輒

入粟猶今律禁勢要中鹽也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糶遇貴減價出糶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以助糶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糶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

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價糶遇

賤量增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言以其穀換錢也及錢斛

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是

陝西轉運司嘗行青苗獲利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

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聽

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

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

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敕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

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

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喧

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惲耿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隳廢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八年劉佐體量川茶

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吾遇斗斛貴任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哲宗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

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新廢青苗法紹聖二年右丞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修敕令所此再行青苗時也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勝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家蓄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均糴徽宗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今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

為偽冒者得以陳訴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出糶以義倉米賑濟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元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文獻通考光宗時彭

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
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
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
重寘於罰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
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
貴平價出糴續文獻通考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
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
發以賑民遼史 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
糴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金史 元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

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
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
年中書省請遣官賈鈔錠鹽引優價和糴從之元史 明
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
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
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
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
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
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
十八年命南京糴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糴還倉世

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續文獻通考

平糴三常平倉義倉同載和糴同載

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上詳均輸 漢宣時大司農

名曰常平 農末俱利 公卿多便農史記曰糴邊郡築倉

過八十下不減四十則農末俱利農九病末上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下詳不得其平注 萬

國作人 諸儒請罷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利萬國作人

帝時大水邛邛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

人爭利 哀多益寡 稱物平施 糴增三錢 考

皆罷之 加一選 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

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糴 刪府元龜曰唐

穆宗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

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

部差言交割有欠負與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

賑下戶 但優百姓 奏常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恤

州府不詳文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後遭水旱

處先據貧下戶及鰥寡俾獨不齊者使開倉在元救作

等第賑貸說其數申報 又曰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

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

百姓則易糶鄭覃曰不強其 新陳相易 輕重以時

所不穀加價收糶人自樂輸 趙抃增

息以備新陳相易 下見後管子輕重注 趙抃增

價 張檢平糴 浙早蝗米價踴貴諸路皆立贖告實祭

人加增米價拊獨勝 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

商數私糶無實檢 彭果獻策一令孤獨語 唐書曰

乃建平糶法入之京 彭果獻策一令孤獨語 唐書曰

政術部 開益類內卷一百三十六 五糶

元後邊土成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
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
益美孔帖曰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米
價甚高逆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
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糴則可以賑
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出其所蓄物價頓
高鉞疏論鄭覃奏罷又曰高鉞疏論執末唐書曰鄭
擢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不得其平何所取財事類
中官為和糴使奏罷之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
曰後漢劉般帝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
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
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
帝乃止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
吳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
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
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量加一兩錢
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
得儲三千斛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稔豈但京抵之積有

同水火之饒濟人救乏孰先于茲宜令所司速計天下
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
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糴孔帖曰王起歷河
中節度使方旱蝗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千斛斤
其餘以市否者死由是乘未饑募錢遇少歉蠲息
合壁事類曰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
飢募高者得錢幾萬貫分遣備校航海於蘇秀糴米
二條第雇男鬻女可矜濟人救乏孰先曰開元四
年救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使用還以正
倉却填近海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雇
男鬻女情實可矜自今以後更
不得以義倉回造下詳上注
韓洄視豐耗為發斂州孔帖曰韋州子宙為永州刺史
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餘羨以糴傳餉艱險每飢人輒
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為發斂故人
不艱減價而出增價而收大儉不加大豐不減府
政府
平糴

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
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
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疇豐羨則增
價而收觸類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足
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
以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
麥十萬石每日常量付兩市下價糴皆

平糴四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管子輕重

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
蓋費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凡重輕散斂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
得豪奪 李愷平糴詳平糴二

吾人也 高祖武德元年令 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州縣軍司府
州縣始置社倉 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州縣軍司府
官等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州縣軍司府
取和糴物 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州縣軍司府

益貯九穀 行天下詔以各賦所 在並建常平倉
權發九穀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資治通鑑云唐貞元
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畧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
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
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救令 和糴
財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符前旨 和糴
害民 孫成發倉 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
和糴其 孫成發倉 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
實害民 孫成發倉 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

減半價出糴 諸州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二年詔江准
察使各于本道取常平義倉 薛訥不與倉粟 又云薛
斛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
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
旱資為儲安敢絕衆人之命 不與
政術部 崇監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平糴

平糶五

增疏宋韓琦疏曰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邨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邨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

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之熟准市價加錢收糶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

價雖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二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策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

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論唐杜佑平糶論曰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而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焉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
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
盡盈

增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
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
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
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
全其封籟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
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

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
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
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
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政術部十六

選舉

選舉一

增 玉海曰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
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
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觀其所貴知治體之優劣然
最無謂者其氏族乎 文獻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爲
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室賓興考其德行
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
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選舉

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外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 孔帖曰裴子野曰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之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有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

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折於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有司 宋書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 文獻通考曰按西都舉人之法以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蓋未仕者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以此定考課之法也又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

選舉二

原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外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外諸學曰俊士既外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外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周之選舉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

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 文帝因晁

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景帝後
元二年詔曰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賞算十以上乃得
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
憐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有市籍謂賈人有
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
辱故限賞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賞減至四算乃得官
也 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光
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
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
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
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
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混殽也請令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
廉謂清潔廉隅又制
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

政術部

刑鑑類例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四

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
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
人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
之借者俱也今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
元朝元年又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
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
斯詔有司議曰古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

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
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
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
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
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負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
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
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
缺負後漢
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
之即奔立則蹏人蹏徒計

政術部

選舉

選舉

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跡弛之士跡者跡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者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騫騫與驚同不通古今至于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

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

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 元帝永光元年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

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

大官獻丞陳湯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

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其為勸勵也如是故

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三代以降斯之為盛詳考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

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

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材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入奏四科補則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

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
黑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
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
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貢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
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
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
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奏章甘奇
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
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

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竟從雄議於
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
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文吏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
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
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
年未及舉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
齒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
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

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
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
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
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
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
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立
為四科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
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
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

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置學生滿二
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
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
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
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
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
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
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
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
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

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
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解
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
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
三五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
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
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
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
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閣邪昔韓安國起自
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二

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
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
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
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鐫石以
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于太學門謂
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瘕痼疾督書
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及如禮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載籍窮微闡奧師
車其官見授門徒五十一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
無金瘕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
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
政術部

政術部

明監員部卷之三十一

選舉

天朝選用不盡人材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有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

具考績篇

晉依

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詳考績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帝乃使元草詔進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邵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

政術部

月益頁而卷二百三十一

選舉

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
 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云職名中正實為
 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
 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
 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
 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為
 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
 乃叢選三署皆取高就下除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
 卑汚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于是怨聲囂然競言豔
 用私情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
 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

既經略初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
 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
 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
 秀才如故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
 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
 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
 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
 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
 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帝不欲重權
 在下乃令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齊尚書都令史

政術部

附錄百一十一

選舉

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
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
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
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
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
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
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
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
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
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

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
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
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
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
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陳依梁制凡年未
三十不得入仕惟經學生策士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
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
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
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
濁以為外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選若有遷授吏部先為

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而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

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文成帝和平三年詔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并五州上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州郡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官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亦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名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時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能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政術部

謝靈運函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古

職時又以 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彙倫仍多不
此歸之 才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
陟具考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
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銓簡舊臣
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
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
伯斯兄子場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太
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
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
簡當頗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
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
敘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

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
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
正張彛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
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屠
害彛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
至尚書省詬詈求彛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
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
第拽彛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
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
創以竄免彛一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

政術部
選舉

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任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刃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表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鑿之美一人而已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

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中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在

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

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

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訴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

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餞而與計
 借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
 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
 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
 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
 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
 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
 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
 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
 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
 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

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
 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
 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
 承慶上疏奏
 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廁其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執
 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
 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
 九年詔
 武舉人與明經進士武舉人與明經進士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堞
 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椽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
 兩邊各廣三尺縣高以三十尺為限
 列坐引射名曰長堞引用一石力又穿土為埒其長與
 堞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
 長五

政術部

洪武類書卷一百二十七

選舉

寸高三寸弓用 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隅人
互列埽上馳馬入埽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
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觔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儼好不失
者為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
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
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
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之道既唯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就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執依舊習老
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
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

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
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
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
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
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
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明
皇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
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負
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二十五年
詔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

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
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
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
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
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
進士等唱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
部奏明皇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
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師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
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
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或得五得六者
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
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其者或上抵其注下餘
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
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
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
大義或多牆面焉十一載禮部侍郎楊俊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
疑似之言也明經
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
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復試策凡三條
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善制帖一
小經并注
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
經其爾雅亦并帖注
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
甲第通四以

選舉

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
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
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
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六帖
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
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
二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
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
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
廢而明經唯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
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

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
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寶應二年六
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
才孝廉敕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
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
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
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後
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
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
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

政術部

開監類例卷一百三十一

選舉

五

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負例處分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負外試官者聽依正負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

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冊拜皆宰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

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
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
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
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
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
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
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
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
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
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

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
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
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
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
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
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
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自高宗麟德以後承
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
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
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明皇

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浸久選

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負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

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
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
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
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
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
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
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
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
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
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

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
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
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 **增**天寶九載敕吏
部取人必限書判冊府元龜古來良宰豈必文人自今後但才堪
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冊府元龜十三載御勤政樓
試四科舉人其詞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
舉試詩賦自此始文獻通考敕嶺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
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去使准
予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代宗寶應三年罷貢考
梯力田及童子科永泰元年詔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

政術部

淵鑑卷之二十七

選舉

三

官及本貫鄰縣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德宗建中元年制常參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冊府元龜貞元八年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真偽紛雜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陸贄時為相令吏部分內外官負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韓愈順宗實錄十八年敕考試所收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試墨義十

條其常坐法及為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又諫議大夫殷侗言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三傳科文獻通考穆宗長慶元年有日試百篇二人文宗太和元年有日試百篇童子又有日試萬言者唐登科記七年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聞薦觀察使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其理識優長者便以大縣注擬文獻通考天復元年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有久在名場年

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禮部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時謂此舉為五老榜天祐元年敕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中書並不除授文獻通考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太祖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文獻通考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為

中三道全次為下判上者加一階判中依資判下降一資至是詔增為四等以三道全次者為中下以三道全不通者為下殿一選八年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又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真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榜得高麗賓供一人又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四年詔省臺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文獻通考仁宗天聖間從夏竦之奏增重制科

之目於是自賢良方正以下其科為六自書判拔萃以下其科為四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過閣六論薦之以待從糾之以臺諫錦繡萬花谷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大中祥符元年曾罷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者又置書判拔萃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勇略之士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慶

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請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文獻通考三年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文獻通考二年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乃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試義者須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按此為今制義之始又陳升之拜相循例為侯叔獻程顥皆與堂除又陞一任帝曰薦士不考才實以輔臣故例得進秩此何為也於是罷兩府初入舉官之制五年詔堂選堂占悉罷又詔宗室非祖免親許應舉補官七年呂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乃詔罷之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宮謂之三經新義哲宗元祐時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元年復制科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

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三道紹聖元年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又罷制科置宏詞科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改宏詞之名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為首政和六年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願否徑自差注遂有貫戶福建而強注四川者上知其遠難赴特許改注文獻通考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唯朱虎臣能排陣射生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召見又賜金帶以寵異之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外有文武傑特者試而

官之建炎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內自察官省郎已上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並歸部注從之二十二年議者以進士登科門蔭子弟纔沾一命不復參部多干堂除習紊銓法詔禁之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獻通考三年兼吏部尚書常益言乾德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關失其人才可擢者其名送中書引驗加獎是尚或任人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

者許長貳具名以聞海二十九年四川類省試始降敕差官孝宗垂意武舉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倣進士甲科恩例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賊私罪與減舉主一負乾道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先是學士汪應辰以耆州布衣李廔應詔上覽其文稱獎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為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十一月上親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騰寫進御及德壽宮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戶簿尉職官教官以待黃甲進士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

正人依倣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光宗初議者云省試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遇風雪則硯
冰筆凍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從之寧宗
慶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今除殿試上三
名南省元外並令作邑文獻通考嘉定八年詔大郡歲舉廉
吏二人小郡一人十年詔由武舉進者復應文舉理宗
寶慶元年詔舉賢良之士四年詔令內而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諳
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度宗咸淳二年太傅
陳壽孫乞太學增試弘詞科五年詔吏以廉稱今寂無

聞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所知

續文獻通考

金天會八

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
左氏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闕

貢舉

金史

世宗大定二年詔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

各舉廉能官一員

續文獻通考

九年選女直學生異等者百

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廸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
後復試得徒單鑑以下三十餘人金史十一年制凡廉能

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實同則并擢三品以上以聞朕自

處之

續文獻通考

章宗明昌元年創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益都府申童子劉佳

政術部

崇寧類編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三

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乞依宋童子李淑賜
出身上名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上嘉之賜
本科出身令肄業太學金史九月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
翔等十八人續文獻通考金取士之科試詞賦經義策論中
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凡詞賦進士
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
一道 元世祖十五年命行中書省吏廉能者舉以聞
十八年詔求山林隱逸之士十九年中丞崔彥言選用
臺察皆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官選擇因敕御史
臺得選御史續文獻通考二十八年詔路府州縣除達魯花

赤外長官並宜選用漢人素有聲望及勲臣故家并儒
吏出身資品相應者佐貳官遴選色目漢人參用元史成
宗大德三年立選官之法從七品以下屬吏部正七品
以上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予奪由中書取進止
七年議文翰師儒難同常調翰林院宜選通經史能文
詞者國子學宜選年高德邵能文辭者須求資格相應
之人不得預保八年詔父子兄弟有才者並居風憲九
年詔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仁宗皇慶元年中
書省言今春以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悉
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凡內降旨一切勿行續文獻通

考二年詔曰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開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集註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氏為主三經兼用

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鄉試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元史是年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七十以上與從七品流官六十以上與教授延祐元年敕各省平章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泰定帝泰定四年敕國子監歲貢生負業成者六人文宗至順三年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古者刺史人為三

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
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
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上命中書議行之順帝至
元元年伯顏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毋得保舉澀滯選
法從之又詔罷科舉六年復科舉請州府隸省部者儒
學教授選本管儒戶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遇按察司本
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內選禮義修明文學優贍
者解貢此歲貢之始明太祖洪武三年詔開科舉使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京師及各行省鄉試八月初
九日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初場經

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
式者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又詔凡鄉試中者行
省咨中書省判送禮部會試額取舉人百名四年詔各
行省連試三年庶官足任使自後三年一舉六年詔天
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
美者肄業其中又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明經行修
懷才抱德賢良方正人材孝廉等十五年復開科十六
年奏准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負各一人俱限正月至
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
發國子監不中者罰充吏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三年

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内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考試官皆訪明經公正之士於儒官儒士內選用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二貢同考試官四貢成祖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於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凡二十八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附近第宅居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人莫不歆其榮七年令下第舉人再試送國子監進學仁宗洪熙元年上諭禮部曰科舉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又詔民間有行已廉正才堪撫字者許見任官舉薦宣宗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雲南七年詔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英宗正統二年令開科不拘額數十四年詔各處舉到儒士照永樂年間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景泰四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事英宗天順二年令兩京天文生陰陽生及

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五年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憲宗成化六年令監臨等官不許侵奪考官職掌七年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又奏准有司官員薦舉仍令吏部先察舉主孝宗弘治四年令各處提學官將教官考定等第以備科舉聘取十四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資格所拘美才多滯乞于常員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選充貢武宗正德十四年兵部題武舉鄉試初場試馬上箭二場試步下箭三場試策一道兩京兵部官出題在外巡按御史出

題從之世宗嘉靖元年命文舉鄉試之年巡按御史於十月考試武舉兩京武學於兵部月考優等選取俱送兵部會試於次年四月開科初九日初場較騎射十二日二場較步射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六年張璉上言近來各省鄉試權歸簾外多通關節宜用京官臨時點差往典試事從之十四年巡按王吉奏貴州諸生附雲南道里艱阻請就本省開科從之

選舉三

原觀國

語郊

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禮記凡語

事舉或

開律

獻書

為孫典選舉蔣齊與書曰漢以

以言揚

以言揚

選舉

為太師何

必守文谷曰古人遺智惠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
今于開拔奇之律使天下馳聘也尚書諸葛誕鄧騭名
畫餅給食魏廬毓為吏部尚書帝疾之時中書
侍郎詔曰莫須有名以當世之務習先儒之術者縣次給
武帝詔吏人必有明當鹿鳴之聲陸子磐漸進之義
食借計吏也借鴻漸鹿鳴于陸子磐漸進之義
州送之人行鄉飲酒禮也少牢歌鹿鳴之詩
鬣士縻爾好爵好爵吾與爾縻之輒啟數人先
治百姓山濤為僕射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再居十餘年
山公故事也王戎字濬沖領吏部始為題目時稱曰
為甲午制凡選舉先治百姓然後授用而薦舉者勿案
州叛何妨乎帝詔孔坦字君平帝手敕問曰吳興徐夔
為賊殺郡將今應舉廉可乎坦曰賢
罪不相及徐夔為逆何妨一郡之賢
仲舒發策晁

錯充賦武帝降儒術及仲舒對策明孔氏抑百家與立
曰乃以臣誠欲得真以防請託宣帝詔舉廉吏六百
錯充賦武帝降儒術及仲舒對策明孔氏抑百家與立
石位左右有罪自今以來毋得注云不復舉為廉吏也
吏先為科條以貌以言宣父尚言有失則惠則哲
帝堯亦曰其難增譬名接脚文獻通考曰貞元四
年八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教甲又經失墜以
此人多則冒吏武許欺分見官者謂之學名承已死者
謂之接脚乞委勸察簡良俊舉才行玉海曰樊儵
使諸州府縣廉取年少能報恩者宿大賢多見廢棄
言郡國舉孝廉取年少能報恩者宿大賢多見廢棄
宜救郡國舉孝廉取年少能報恩者宿大賢多見廢棄
三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祿勳與議事舊制光祿
多得舉而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權富
于提舉而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權富
政得舉而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權富
劉師諱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

劉師諱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

漢舉

但今所見實無奇才異行帝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
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
知耳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恩出涕
謂學士裴均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彥士
罕接識者請均疏其名得三十餘人稱數月披華發輝
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

舒翹揚英海玉漢置五曹魏隆八凱江表薪有

芄械河無伐檀麟題信厚之族章敘于內鷺羽

羣飛之賢夷儀于外海玉

選舉四

增興賢周禮使民興賢出使長舉能尚書舉能其官

爾不任原署行議年高帝詔云六年曾詔補博

士弟子文獻通考云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

不悖所聞者令與計偕博士選三科漢書云成帝時

詰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不雜舉充博士位二年詔儒

為尚書次為諸侯不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丞相

可親民者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

親民者各一人一封軺傳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

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漢京師至者數千視事

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又云東漢之制郡國守相視事

久不補令長丞尉又云元初六年察舉孝廉以其未

知也補令長丞尉奏增孝弟從政尚書令黃瓊以清

行高者五十人奏增孝弟從政尚書令黃瓊以清

補所長承尉奏增孝弟從政尚書令黃瓊以清

雄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奏

政術部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政術部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政術部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政術部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政術部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童子郎又云後漢左雄奏各名儒為博士汝南謝廉河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童子郎舉敦樸後漢書云馬融舉
年幼才俊者拜為童子郎
門端 依科罷者為太子舍人又云初平四年試儒於北宮
白首空歸朕甚愍之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莫不廉節魏太相為丞相司空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瑗
而行不由本者終莫能進務以清心之士雖于時有盛名
曰儉素過中自以處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其衣藏其衣
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其衣藏其衣
服朝服大吏或自挈壺食以入
官寺凡詭激之行則容為矣
云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六卿
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
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

曰學以執九品銓十六州
為已 原不抑寒素王蘊為十輩無所非連狀白之
劇以 其方有地某人有才各隨 增官人之難文獻通考云
其人不得者不怨之也 增官人之難文獻通考云
志意憂難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
察其 南院選式海選者自通一辭不御史李諤以
廉有 月露風雲資治通鑑云通鑑云侍御史李諤以
不官者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尚文詞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韻之奇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箱唯是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問里童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滿愈童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扇愈童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前問以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不能答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政術部 齊梁其弊彌廣不賢者唯魏史李諤以

淵源類考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四

州二人下州一人
者忠節高妙適用清通博聞強記終具此師嚴者遊情文
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者京師長官兼試經史元龜
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各舉一人
人兼試二年經史然後授官
又云永隆二年詔曰學後授官
可假以虛名必須徵其學問
撮無條纜有數卷進士不尋史傳
本更相屬請莫憚之日會不簡練
手上方致自今已後考功廉舉
無其明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
策其明法并書算貢舉人亦量准
刺史縣令五品以上龍景龍三年
督刺史各容宗太極元任刺武官
歷

州縣擬臺省
衡輕重尚書事魏深以古先
大選遂能端本革弊忘私狗職
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
嘉歎吏部兵部一時精選
為一時武選亦治
精選
免任散官
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
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
李林甫賀野無留才
策斥已尚書省長官覆試無一
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覆試無一
無留
政術
不以親故自嫌
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自監類知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四

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詒為江淮選補使收采一榜
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
盡除京宮通判聞見錄云太祖幸西都張齊賢獻十策
宰相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都為汝得一賢
有司置於兩科帝不悅敕一勝盡除京官通判
行和八行云大觀元年詔士考悌時除任恤忠
權衡山堂肆考云宋王質字子野判吏部銓選號為稱
衡在職者不欺其更不得逞尚書行錄云蘇頌判吏部
輕重耳何必屢更其關陞其磨勘吏洗垢求瑕故為稽
凡五年每選其人改官某當會某處仍引用合用條例
滯公謂吏曰其官緣某當會某處仍引用合用條例
及具委無漏落狀同始於皇統又云金武舉始於皇
上自是吏不得違奏孝行又云章宗明昌三年有司奏寧海
和式有上等奏孝行又云章宗明昌三年有司奏寧海
中下三等奏孝行又云章宗明昌三年有司奏寧海
并試其文特賜四書大義葉留問以四書大義對
同進士出身

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試大書續文獻通考曰李東陽
明景帝召試大書屬對薦舉才行續文獻通考云景
喜甚詔入京府學肄業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者並
任官負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者並
聽在內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赴京
所舉人後犯贓
罪連坐舉主

選舉五

詩唐馬異送皇甫湜赴舉曰馬蹄聲得得去入天子
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
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
意太平年念子長相憶宋王元之聖上親試貢士歌
曰天玉出震寰宇清奎星燦燦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多

政術部 開選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選舉

士大張一網羅羣英聖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
殿宮柳低垂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皎光如
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
節

增書元陳祐三本書曰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
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
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或起
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
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

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
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
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
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之間哉
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其
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
增疏陸贄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
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狗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

贖金亟副則褒外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

大官節義流傳其德其功其

金通國俱與長益夫即德東非五外縣不於此下

